

兰堂偶记

书法怎么了

■ 王文英

没想到在2015年就要成为过去时时，书法成了众人关注的一个热点，也着实让爱热闹的人们娱乐了一把。一个书法家协会的换届大会，五年一次，很平常的一件事，和其他的社会团体、协会没有什么两样，却成为公共事件，惹得圈里圈外，这么多人说来道去。

有这么多人关注书法，说明书法离百姓的生活的确不远，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按理说书法家协会换届这种事，只有少数人关心才对，现如今却演变成了似乎人人关心、人人都有资格评说，好像书法这个古老的艺术还很年轻，年轻到人人都没有距离感。这么热热闹闹，当然还是要归功于自媒体的盛行。不知道当年书法中道的主张者和拥趸，可想到今天这个爆表的关注度。

书法从上个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的30多年来，似乎有点文化的人对书法都变得不陌生，都可以凭借朴素的认识说上几句，书法也早已不是象牙塔里那个只有文人士大夫喜欢的阳春白雪。书法真的传承了、普及了？

虽然我以前对书法中道还有那么点儿看法，总以为书法从业者这么多，据说全国有一百多所高等院校设置书法的相关专业，从本科到硕士、博士一应俱全，各类官办、民办的培训机构，各种组织举办的比赛、展览、活动不说多如牛毛，也差不到哪儿去，怎么还会有失传的危险，还需要特别的保护和传承？直到今天，我才觉得书法中道这事真的是英明，申得好，申得及时。那些见到墨迹、见到毛笔写的字就说是书法的人，我想弱弱地问一句：你真的懂得书法是什么、什么是书法吗？

我曾给一群学习书法的人讲投简单的书法史，还有书法风格的演变，他们个个惊诧莫名，直言：听不懂！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学习书法的，如果只是为了把方块汉字写得间架结构端正漂亮，大可不必如此的劳心费力，大费周章地研墨临帖，直接拿个签字笔就着田字格对着标准练习就OK了。据说教他们的老师也是个腕儿，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教学生的。

书法这么热，为何不解我心中之忧虑？这可以说是一个伴随着书法复兴，见证它30多个春夏秋冬变化发展的书法家摆脱不掉的“职业病”，也可以说是矫情吧。

有那么多人喜欢书法，应该是件高兴的事，而我看见的却是它日益被庸俗化、简单化，不要说广大的书法欣赏者，就是更多的涉猎书法的爱好者，眼中只看到颜、柳、欧、赵这样方正的楷书，殊不知书法除了楷书，还有篆、隶、行、草，就是楷书除了唐楷，还有魏晋南北朝的楷书等等；除了帖学、碑学，还有风格说；除了书法的经典之外，还有许多鲜活的、趣味横生的民间书法；除了笔墨技巧之外，书法更看重的是它的文化内涵和品格。两千多年的书法史，也是风格演变

史，有很多风格鲜明、审美独特的书法家，还有书法作品，说是灿若星河，一点都不为过。

十多年前我曾撰文提出要警惕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审美落差的不不断加大，时至今日，落差依然。冷眼吵吵许多年的“丑书”之争，因为自媒体的当道，从圈内扩散到圈外，依然是各说各话。书法讲究的是气韵、格调，前人以“神”“妙”“能”，对书法及书法作品进行品评，何以发展到今天就成了“美”“丑”这么简单对立的评判？黑白之间最广阔、最丰富的地带是灰色，意象丰富、内涵深广的书法何以能用简单的两分法？

常常想，现在资讯这么发达，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方有事，四方皆知；谁干了什么出格的事，地球人立马都知道了。养生、心灵鸡汤、八卦新闻，文化艺术、政治、经济、金融，国内的、国外的，世界真的就成了个小小的地球村。不知道每天扒拉着手机的人心慌不慌，反正我真的有些心慌。这么多真真假假的新闻，海样的无法辨别的各类知识，七七八八的心灵鸡汤，真的让我难以招架，心就那样浮着，时光却悄然地从指尖划过，毫不留情。无所不能的手机就像岁月神偷，我内心向往的东西却无暇顾及，尤其是像书法这样饱含文化内涵的艺术，不是点滴的时间就能够学习掌握的。更何况那么多的观点、批评、展览、资讯对书法爱好者的来说云里雾里，就是书法人也难以消化这么多的消息，更何况极易扰乱了心志。当然，自媒体的盛行，也令人不得不自律、严谨，尤其是公众人物，书法家也不例外。于此来说，也是件好事。

套用当下一首很火的诗，不管你爱书法还是不爱书法，书法就在那里；不管你是继承还是创新，书法还是那个书法。无论传承还是领导标新二月花，或者另起炉灶，书法始终还是那个书法，它不可能丢弃了汉字，还有可读性。毕竟一个生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艺术，不是那么容易就改了容颜，旧瓶装了新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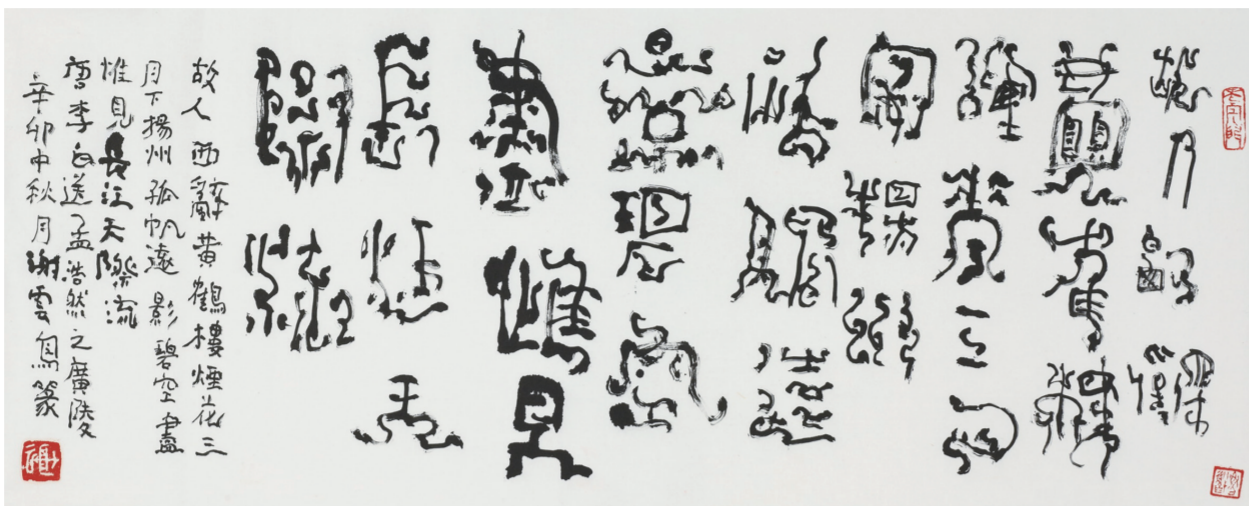
我想，作为书法家，重要的是要沉下心来，读书写字，耕耘砚田，外面的世界再大、再精彩，那也是别人的故事。特别是今天的我们背负着曾经的辉煌，也背负着曾经的文化断裂，面对古老而独特于世界的书法艺术，我们的责任还真不小。或许，书法艺术在今天传承比创新更重要，当然，作为今人创新更是给古老的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壮举。写到此，想起2015年岁尾，书坛的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刚刚卸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晏国典先生举办的书法展，令许多自认为是书法家的人好好地思忖了一番。对了，在这个书法展上还有书法史上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经典楷书的全呈现。

(作者为书画家)

谢云书画艺术展亮相国家博物馆 信笔为画 重在意象

本报讯(记者闫敏)1月15日，书法家、诗人和出版家谢云书画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由鸟虫篆、金文小篆、现代书法以及长城篇首组画四个部分构成。

谢云，1929年生于浙江，原名谢盛培，号裳翁，幼习家法，习诗。习字始学颜、柳，继学篆、隶，1980年后广涉魏晋碑及鸟虫篆等异体字，融篆、隶、行、草于一格。书法象形隽美，拙辣兼施，草篆尤多变化，以鸟虫篆、金文高古朴拙，独具风骨；现代书法充满着一种承古而创新的艺术气息，刘海粟评谢云书法：“奇而不奇，不奇而奇，放逸可观。”其书法作品入选第二届全国书法展。他还用墨彩与油彩相结合的方法，在不同材质上创作出充满探索精神的写意绘画，这些全面向观众展示了谢云独具风神的书画创作。1989年1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谢云书画展，从此产生巨大影响。2007年，谢云向国家博物馆捐赠68件书法作品。近几年，谢云在毫厘之年创作的81件书画作品又一次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为彰显谢云的捐赠义举，国家博物馆特举办此次展览。



送孟浩然之广陵 谢云

谢云在开幕式上对国家博物馆第二次收藏、展览、出版其捐献的书法并绘画作品，表示深感荣耀。同时他还讲述了自己与书法半个多世纪的分：“自从1957年我27岁被划为右派以后，继续我的少年功研习书法，从古文里公元前的殷商先民狩猎、祭祀、舞蹈、农耕诸事。享受了汉字形义之美。原来求索写诗的我，现在是学剑不成学

书，日日用法的良知，去打捞诗人的良知，庭下灯光笑，不伤知音稀，探求探索真，从此50多年岁月。这第二次捐献国家博物馆的书画作品，鸟虫篆作品三十来幅，现代书法十来幅，大小篆和楷书十来幅。题为《长城篇首》的画(并画语)二十来幅，是当代孟姜女哭长城吧——书家的歌哭。吉日兮良辰，讷讷兮翰首，汉字艺术，火上冰下，净手焚香，合掌玉毫。”

沈鹏发来贺信称：“谢云同志心地仁厚。所作草篆，经长期坚持探索，别具一格，富有创意。以此为根基，信笔为画，重在意象，有现代感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派。我还想提醒读者，谢云写了新诗，也是很见性情的。我获交谢云同志逾半个世纪，对他举行书画展深表热烈祝贺。希望他的高明之处在社会上让更多的同好理解接受并予以发扬。”

开颜

■ 阎揆

“斗室茶烟寂，千年佛语长。一偶开迷雾，欣喜独彷徨。援翰写吾心，工拙两相忘。斜月孤星处，浓淡三两行。”

在古代，对于文人骚客来说，饮茶、读书、写字都是风雅之事。书室之内，点一炷香，煎一壶茶，柔和的香味营造出一种幽静的气氛。“地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称读书者。”此句的妙趣呈现无遗。这种儒雅温情的意境，拿当下的话说，就是“有品位”。古人云，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或于竹影窗前，或坐落花树下，慢慢饮啜，且耳能听泉瀑之声，目能断飞鸟之影。但在我看来，一个人在书房喝茶、看书、写字也可称之为神有趣有味。静静地看茶叶在水中从翻腾到平静，不自觉地想起“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默默地写字，不自觉地“六腑睡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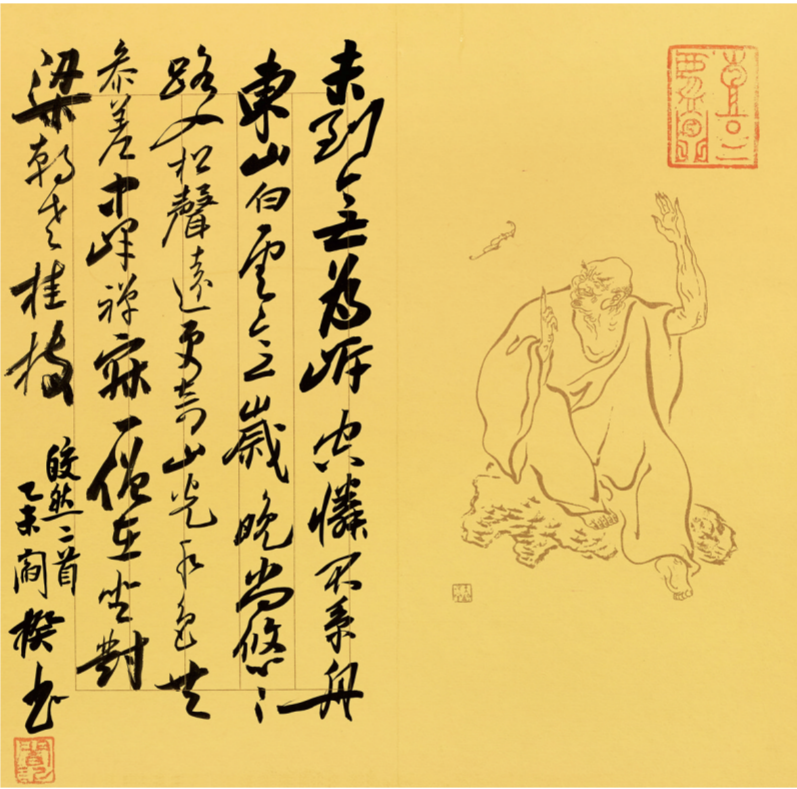
砚边随笔

数朝诗思清”。当然，如果有三五知己同来叹茶论书，海阔天空，亦是人生一大乐事！

读书习字，在古代本是最平常的事，到如今的快节奏社会已然成了莫大的奢侈，我时常沉浸其中，不也是一件快事吗？我也爱读禅诗，参禅悟道说不上，一茶一饭，细细品味，都有物外之趣。一开始读着那些历代大德法师的偈语法言，也如挨了棒喝，时间久了，便也悟到其中的妙处。

夜阑人静时分，涵咏咀嚼，时常寂然欣喜，无人言说，便有了前面那首拼凑的小诗。集腋成裘，时间一长，抄写过的禅诗居然累积了不少，它们尺幅不大，却各具异趣。于是就把这些禅诗小品汇集起来，并为其取名“开颜”。

书法是一个人不断“悟道”的艺术，追求的是意境。我愿一直在路上，得失自知，苦乐随风。



毅然诗二首 阎揆

碑帖鉴赏

唐代奇书《碧落碑》

■ 熊晋

山西晋南新绛县(古称绛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在新绛县城中心的龙兴寺，拾阶而上，迎面仰视，一古塔巍然屹立。在宝塔下面绿树掩映之下，有一座琉璃六角亭，亭内郑重保存着唐代名碑《碧落碑》，亭正面匾额是由当代书法大家沈鹏先生题写的“碧落碑亭”；亭后面匾额是由古文字学家张哈先生题写的碑亭名，并以小款题写“碧落碑是中国现存唯一用所谓古文书写之碑文”。

这通碑碑阳的最奇特之处，是用小篆笔法写成的文字，这在全国仅此一例，因而影响巨大。

相传，唐代李阳冰遍访历代篆籀书法，听说山西绛州有一块篆书《碧落碑》，就专程赶来。见了此碑后，爱慕备至，居然徘徊数日不肯离去。左右琢磨，反复研习，仍然没有掌握其中的奥秘，惹得他十分恼火，自恨不如，竟愤然以锤击之，羞愧而去。我们现在看到碑上有一块残缺，据说就是李阳冰的锤痕。后人不仅把这个有趣的故事镌刻在碑侧，还依照原样重刊了一石，称之为新碑。

笔者认为此事极有可能。回顾唐代以前文字书法演变史，当时没有出土甲骨文、重要的金文、侯马盟书、汉简等等，在沒有可靠资料、字典的帮助下，不能识读《碧落碑》也是情理之中的。而唐代的篆书大多是李阳冰小篆一类，承袭的是秦峰山刻石一脉，小篆的特点：长方形；重心在上。上紧下松，有黄金分割的美；空间均匀，上下左右对称；笔画粗细一样，笔画细、刚劲，有铁线篆之称。小篆尚婉而通，均匀、圆滑、齐整，装饰味道太强，因而很难表达出思想情感和意趣。

线篆的笔法，结构上也是均匀、圆转、整齐，但字形符号用的是象形文字、甲骨文、金文、秦小篆，无所不包，简直就是一部汉字演变史。从后来解读出的文字来看，其用字结构，偏旁部首假借，都是有根据的。全文用了30多个假借字；重复的字，也没有相同的写法。

这块碑在唐高宗总章三年(公元670年)立碑，有630个字，始终没有人能解读，过了整整200年(也就是公元870年)后才由郑承规释读，并刻在碑阴的下半部分。碑侧为神仙故事，神化了碑上奇特文字的来历。此碑是谁撰？由谁书丹？又是谁镌刻？至今仍是谜。

《碧落碑》因过去坐落在碧落观而得名，另一说是文中有“栖真碧落”而称之。

“碧落”指天空，也指美好的极乐世界，由此便知它是一通儿女祈福母亲升仙到极乐世界的一篇祈福文，是李渊第十一个儿子韩王元嘉的四个儿子为母亲房氏(房玄龄的女儿)敬立的。整篇文章是诰文，用的是隶体文，讲究对仗声律。文章以深厚的感情，感恩母亲，相信会得到因果报应。又以人神结合手法描绘天地初形混沌，大道蕴含于寥廓太空。其母生前是藩王的正妃，唐代伟大宰相房玄龄的女儿。美丽大方、温柔端庄、待人真诚、品德高尚，有修养学问，与人相处和睦，其德行为母仪之首。母亲升天后，栖真碧落，飞步黄庭，在天堂宫阙之中，见到天帝，与女神仙往来。这种注入深厚情感、充满想象力、融通儒佛为一体的奇特手法，对后来文坛有一定影响。

《碧落碑》是一个奇异的唐代碑刻，是影响深远的书法名碑。



碧落碑

书坛传真

“中国现代书法30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记者胡立辉)日前，由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主办、四川美院艺术学与水墨高等研究中心等协办的“从中国现代书法到汉字艺术——中国现代书法30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召开。古干、张晓凌、郑工、朱青生、濮列平、张强、高天民、朱其、付京生、朱虹子、张继岭、马晓峰、高岭等围绕中国现代书法的历史成就及对中国艺术的思想性贡献，中国

现代书法的问题与思考、在当代国际艺术的新格局下现代书法和汉字艺术的谱系架构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美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天民主持研讨会。作为中国现代书法运动诞生3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是对于从现代书法到汉字艺术30年发展情况的理论总结，并为今后汉字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深圳美术馆举办青年书法邀请展

本报讯 1月20日至31日，由深圳美术馆主办的“古雅新生——2015深圳美术馆青年书法邀请展”在该馆举办，共展出王子皓、白锐、刘照剑、李仕宁、李延奎、李金豹、李宗洪、李逸峰、李锐、杨勇、谷国伟、陈培站、郭晶、黄映恺、谢权耀、廖伟夫16位青年书家的96件书法作品。展览以“艺术·生活·书法”为指向，着重探讨

传统书法内在精神的传承与在当代生活语境下的转化问题。并强调当代的书法艺术不是陈列的展品与孤立的创作，而是鲜活的、时尚的、是中国式人文生活的精致表达，是中国文化与艺术精神不可替代的载体。除了书法作品的集中展示外，展览现场还设置不同的人文空间，共同探讨书法与生活的关系。(浙江)